

有人发现左堤在宿舍割腕自杀

12

青春励志

李师江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中文系在校学生我——师江，爱上女生左堤，被外校开除而投宿他寝室的铁哥们凯子愿意帮我牵线，结果我发现凯子与左堤相恋，我与左堤、凯子反目。后左堤被凯子所伤害，寻求自杀未果，我终于有机会向左堤表达真爱，却发现左堤爱上了老师。我在痛苦中自卑，主动退缩，在毕业之夜，才知道事情出乎意料……

小说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大学活为背景，对大学生活到大学体制以及大学生心灵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剖析。

上期回顾

我约凯子出去逛街，但凯子说他约了左堤去看香山红叶。我听了后很嫉妒，在他走了之后，我偷偷跟着他们也去了香山，并假装遇到他们。左堤不时地跟我说话，我非常高兴。

摆在凯子面前的一道难题是，他必须出去混了，他必须实现对他妈妈的承诺；他妈妈必须在数年之后，坐在厚厚的人民币堆成的沙发上，对着亲朋好友对着乡亲邻里道：“瞧，这是我儿子赚的，当年呀，他为了这玩意儿，把大学都炒鱿鱼了。”

几天之后，凯子成为汇泉果汁饮料公司中的一员。这个消息我并不知。凯子混到社会以后，在我面前越来越搞出一种神秘感，这一点真让我着急。

“晚上我们仨一起吃饭庆祝一下。”左堤下课时，经过我身边对我说。上次香山之行之后，她对我的印象有所好转，特别是对我们仨之间形成的和谐关系颇为满意。

“庆祝什么？”“凯子到新公司了，汇泉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”“哦。”我怅然若失，一种被背叛的感觉从内心冉冉升起。而且我敏感的心能够感觉到，如果不是左堤叫我，有可能凯子并不叫我庆祝。

等到凯子下班之后，我们按照计划下馆子，是凯子买单，因为他手上一笔不菲的提成。这是我们认识之后他第一次买单。凯子很兴奋，边吃边讲述在公司的所见所闻，每个人在他眼里都成为玩具。

“公司里有个美女跟我献殷勤，请我去吃午饭……”凯子漫不经心又得意道。“你去了吗？”左堤很紧张。

“你说呢？”“你这个坏蛋，不会真的去了吧？”左堤急了，瞳孔都大了，似乎凯子和别的女生吃饭是一件天理难容的事。凯子对自己的欲擒故纵颇为满意，道：“不去不是傻了嘛，不吃白不吃。”左堤顷刻间板起的脸凝固了，脸上的肌肉微微动了几下，眼圈就红了。她突然反手抓住凯子的胳膊，使劲掐他的肉，力道都用到极限了，凯子疼得站起来。“你把我掐痛了。”凯子抱怨道。

“你把我的心都弄得更疼！”左堤说着甩开凯子欲走。凯子没想到事态急转直下，看了看我。我无动于衷。凯子把左堤拉了回来，可劲儿道：“你听我说完好不好，开个玩笑就沉不住气了。行了行了，我根本没跟她去吃。”

“你不是说不吃白不吃吗？”“逗你玩，真是的。”“我不信！”“不信没什么呀，你问师江，我这人会不会说假话？”两个人全都看我，像个争议球等待裁判的裁决。这可把我难住了。

“你不会说假话，那就是我会说假话了。”我思考了片刻，冷声道。“你看你看，师江都证明了我是个诚实人。”凯子根本不及领会我的潜台词，抓了一张羊皮就披上。

“你们就是一丘之貉。”没想到左堤也不及领会我的语言的妙处，顺带把我给责怪上了。

考完试后，赵芳菲第一个回到宿舍，她用钥匙开门，门从里面被反锁，根本打不开。她又敲门，里面无人应声。赵芳菲无法，只好去隔壁宿舍求救。隔壁宿舍的吴念群，剪了个假小子的短发，特别爱运动，她跑到门前跳起，试图透过门上的玻璃看进去，但不够高，于是她搬来一张凳子，站在凳子上看进去。她觉得眼前一红，发出一声悠长的惊叫，整个女生楼都骚动了。楼下的保安被叫上来，保安击碎门框上头的玻璃，自己从门框里钻进去，才把门打开，女生纷纷涌人，有的哭了，有的捂着眼睛，不敢直视眼前的景象……

由于事发当天是周五下午，消息并没有很快传出去，只有少数班干部知道此事。他们有很强的领导观念，对系里发生的大事总是秘而不扬，一方面遵循家丑不可外扬的准则，另一方面保持只有统治者才对大事有知情权的权威。等我知道此事，已经是周二。我心急火燎地追问第一知情者吴念群，她告诉我当时的情景。她站在椅子上朝里面看去，看到宿舍里一张床前有一摊鲜血，她没看清楚那张床上是谁，就吓得跳下来。后来保安进去之后，才知道是左堤，从现场看来是割腕。她脸色苍白，从卷卷时间上来判断，她比其他学生要早半个小时回屋，也就是她自杀时间有半个小时了，但还清醒。她被大伙发现之后，一直哀求各位让她自杀完毕。各位怎么会答应她这么可怜的要求呢！

我是周二下午去的北医三院病房。我记得那个下午沙尘暴巨大，在医院门口形成龙卷风，并且把一把尘土抛向我的嘴脸。左堤穿着蓝白条的病号服，坐在床上，目光呆滞，在我看来像个疯子。她看到我进来，眼神没有一丝变化，像看一个不认识的人。换言之，此刻她的痛苦与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。我盯着她茫然的眼睛，问道：“是凯子让你这么做的吗？”

她看着我嘴巴一张一合，但我觉察到她并没有在听我的话。她沉浸在她的思绪之中。这个用情过深的女孩，现在像陷入泥沼难以自拔。我又问了一句。这回她听懂了，她自嘲地微笑了一下，道：“不要提这个名字好吗？”

一阵热流在我眼皮子底下打滚。我走出病房，在走廊上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，虽然我尽力压抑住声音，但还是收不住。不知道从哪里冒出的伤心如火山爆发，能量极其丰富。我眼前浮现出左堤呆呆的样子，我怀疑她已经疯了，将傻呵呵地虚度余生。后来有人拍拍我的肩膀，递给我一张貌似用过的餐巾纸。原来是拿着拖把做卫生的阿姨。我还是很感激地接过，把自己糊了浆糊一般的脸擦了一遍，

来验收吧。米拉下班后，直接去了新房。这会儿看见新房已初具规模，很像那么回事。她曾经一直强调的面砖阳角45度，于地生按她的想法做好了。父亲再三强调的淋浴外的隔断，也用挡水条做好了。她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踱步，站在窗边看着外面的风景。天上正聚拢着昏暗，云霞浓烈而瑰丽。

门开了，于地生走了进来。但米拉想，该说的话总算有机会可以说了。“怎么样，一切都还满意吗？”于地生问她。米拉点点头：“不错。真是让你辛苦了，实在是对不起。”于地生说：“今天米拉怎么这么客气？”米拉说：“我觉得很内疚，但该说的话，我想还是要说的。”于地生在米拉的脸上，看到了不祥的意味，他讶异地开着玩笑：“你总不是要告诉我，房子弄好了，我们分手吧？”

米拉说：“你还真聪明，我要说的就是这个。”于地生看看米拉，又看看房间的大门，那门还开着，因为房间空，他们的话回音很大。米拉说：“于地生，你别生气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好吗？”于地生点点头。他的眼圈，突然红了。

米拉说：“我早就知道你父亲来北京治病了，你带我去之前，我就去医院见到他了。到了那里我才突然意识到，我们两个不合适。不，这个不合适，并不是因为你家里条件不好，我嫌弃你的意思；也不是你的母亲不喜欢我，对我父母说了那样的话；更不是这段时间，我们的关系冷淡了很多；和这些都没有关系。我都很能理解。我觉得最重要的、最实质性的问题是，当我站在病房外面，看着陈凤娇在给你父亲喂饭时，我才明白，我跟你结婚，是对你的不公平。我永远都不会像陈凤娇那样去爱你，你懂吗？比起你对我好，我甚至做不到公平地对你更好一些。

开始也一直以为，我跟你结婚，

米拉提出要于地生分手

完

都市情感

夏景 著
北京燕山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甲女~品貌俱佳+时尚达人+有才+有财+有理想+有个性+出生时间超过300个月。丁男~才学兼备+目前落魄+潜力无限+敢奋斗+不怕苦+出生地点离城市300公里。

小说以秦米拉为甲女代表，以于地生为丁男代表，讲述了当前社会中老龄未婚女性和无房男性，在社会环境和家庭压力下，面对婚姻的焦虑和尴尬。

上期回顾

于地生突然消失了。米拉打电话到他单位，得知于地生的父亲来京看病了。米拉通过跟踪陈凤娇来到医院，看到于地生的父母，感觉自己有点承受不住这样的情况。而当她第一次见到于地生父母时，于地生的妈竟然当面指桑骂槐，说是米拉害得他们一家这么惨。

然也就放置了下来。转眼五一过去了，米拉的朋友、同事、同学、亲戚，都知道米拉的婚礼推迟了。于地生好长时间不能从悲痛中缓解过来，装修最后的收尾也拖沓了下去。他们的约会也变得很少。一方面于地生落下了一些工作，另一方面，他开始经常去浙江、江苏一带，主动去找一些小企业做项目赚钱。现在的米拉，还能说什么吗？除了不吭声慢慢等一切过去，她还能怎样？

这个夏天，米拉一家的情绪都很不好。彼此之间的谈话，也有点小心翼翼。眼看着米拉30岁的生日就要到了，米拉的父母，却不能再像去年那样紧张。经过了这一场变故，他们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，对米拉说得最多的话，并不是催问她婚事如何，而是鼓励她周末去练瑜伽，或是去看看演出。“你是成年人了，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。我和你爸爸要学着放手，不会再要求你按照我们的规划来完成你的人生。不管你结婚还是不结婚，我们都会理解和尊重你的选择，米拉你只要记住，我们对你的爱，是无条件的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们都会欣赏你、都会爱你。”

妈妈的话让米拉感动透顶。她发现父母在这一年里，似乎也成熟了很多。他们突然有了很多做父母的新鲜道理。爸爸甚至说：“如果你现在领回来一个对象比你小8岁，如果你领回来一个女孩说你俩相爱，如果你告诉我和你妈妈你不喜欢婚姻，要单身一辈子。米拉，只要是你愿意的，是你感觉快乐的，我们都不会再说你什么了。”

米拉瞪目结舌道：“你们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，是不是也太过分了？”爸爸得意地说：“矫枉必须过正嘛。”听父母这么说了，米拉心里对自己的选择，越来越清楚了。

米拉生日的前两天，久未联系的于地生突然给她来了个电话，说新房装修好了，也打扫干净了，米拉，你快

于爸爸去世后，于地生的婚事自

意味着是我吃亏，现在我知道了跟你结婚，是对你的不公平，是你更吃亏。我对你的爱，连陈凤娇的三分之一都没有，我们结了婚也不会幸福的。”

于地生看着米拉，他从米拉的话里，听出了她的真诚和真意。她说的是对的，她永远也不会像陈凤娇那样爱他，可是，这是米拉的错吗？她是现代都市经济社会里成长起来的女子，她自私，她会算计得失，这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东西。她从小接触到的、看到的、听到的，就是这些东西，你怎么能指责她呢？

米拉握住于地生的手：“这房子你留着吧。我想通了，我绝对不会再为了年龄太大或是压力太大，而去匆匆结婚的。我一定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心安理得的理由，或是甘之若饴的人，才会去结婚。”

也许米拉主动说出分手，对于地生来说，也是一种解脱吧。经过此番变故，于地生比任何时候都清楚地意识到这段故事，就是一人为的折磨。

他和米拉，自从拴在结婚这一根线上后，从头到尾都没有把自己交给荷尔蒙的时候，甚至没有把自己的肉体完全献出去的冲动，灵魂不肯出窍，在最温情的时候，也会站在一边侧目而视，算计成本和赢利。他爱米拉，何尝又爱到不计得失的地步呢？如果一结婚，就能让人改头换面，那不是成了魔术？

于地生是个好男人，这是他对自己的起码的要求。现在米拉说出了分手的话，他感到伤口又被撕拉着，裂口更大了，流出了更多的血。可是很快心里就又重新轻松了起来，仿佛这么狠狠撕扯一下后，脓血流了出来。

冬天来了，天黑得很早。某个傍晚米拉回到公寓，在门外看到了一束鲜花。上面有个小卡片，写着这样一行字：我回来了。没有署名。米拉拿着卡片，抿了抿嘴。